

亞格曼農王

希臘悲劇與愛斯古里斯

我們普通提起悲劇這兩個字，我們一般地總聯想那一定是一個悲慘的故事。牠會引起我們傷心，引起我們流眼淚。但希臘的悲劇並不是這樣；牠既不要使我們傷心，也不要使我們流眼淚。依據希臘文學批評家亞理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論，悲劇應該引起人的「憐憫和恐懼」（pity and fear）；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使我們同情那一位悲劇的主脚，同時要使我們害怕與這主脚同樣的命運落到我們自己的身上；這麼一來好使我們可以滌清我們身中壞的成份，而成爲完美的人。這種富有倫理觀念的文學批評，其價值如何，我們且不管；然而牠深深地影響了古希臘悲劇的寫作，則是事實。

依據這理論，一個悲劇的主脚則不應該太好，也不應該太壞。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不是悲劇的主脚，因爲他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如果他做了官，發了財，那末這是沒有天理，我們討厭；如果他被打入地獄，那末這是他的罪所應得，我們也不傷心。同樣，假如一個好人蒙受了苦難，也不過僅僅使我們痛苦和難過而已。這兩種情形都離本上是悲劇。相反地，如果

一個愛國志士爲了解放他的國家，不得不殺掉他當漢奸的父親，而他自己當場又被一羣漢奸打死。這種悲慘的死引起我們的「憐憫」，這種父爲子所殺，而子又不得不殺死父親的無可奈何的情況，又引起我們的「恐懼」。像這樣的人物纔是悲劇的主脚。當然希臘的悲劇作家還在他們的人物中滲雜了一些「命運」的解釋進去。因此亞理士多德說：一個悲劇的主脚乃是一個有很值得重視的地位和高尚性格的人，偶然犯了某種錯誤或罪過，而結果不得不爲他的行動而蒙受無可奈何的懲罰。

這種理論的形成，當然是當希臘悲劇發展到了適當成熟的時候。其實起初希臘的悲劇並不是這麼機械。像其他的文學形式一樣，牠也是民間的產物，而且還跟宗教有關。古代希臘是一個農業社會。每年在一些收穫完成以後，希臘人總要慶祝一番，同時還祭祀他們所敬愛的土地肥沃之神和酒神狄翁尼蘇斯（Dionysus）。希臘人在這神的祭壇前奏起音樂，唱起歌來，唱歌的人是一組有訓練的歌者，叫做歌隊（Chorus）由一個歌隊長（Choryphaeus）領導。他們所唱的歌大都是關於狄翁尼蘇斯的一些故事和冒險。他們一邊唱，一邊作簡單的舞蹈。後來在唱的時候，有時夾雜著一點對話，由歌隊的兩組所道出，或由歌隊與歌隊長之間道出。後來在紀元前五三五年，一個叫做德斯基斯（Thespis）的希臘人介

紹了一個演員進去。這演員可以不斷地扮成君主、皇后、使者、傳令兵等。這麼一來，歌隊長可以與這演員進行着許多的道白，而這種原始的歌舞，漸漸就取得了戲劇的形式。歌隊漸漸退而成為這新形式中的抒情部份。

這種初期的戲劇形式後來被比西斯特拉都斯（Pisistratus）正式介紹到雅典。他還建立起一種新的歌舞季節，叫做「狄翁尼西亞城節」（City Dionysus）。這節中最有趣的一個節目是劇本競賽。每個參加競賽的劇本家要演出三個他自己寫的劇本和一個「撒退爾劇」（Satyr Play）——有半人半羊神和唱的一種笑劇。每次參加競賽者只准三個作家，而勝利者就可以得一筆不小的獎金。這麼地，在一些民間節會裏面，悲劇漸漸地發展而成為古希臘的主要文學形式，成為民間一種公共娛樂，而不再是祭祀的附屬品。

悲劇既成了一種獨立的藝術，牠的上演當然不僅僅限於在狄翁尼蘇斯節的時候舉行。因此劇場就應運而生。希臘的劇場是一個大半圓形的空地，位置在山的斜坡上。舞台就在這個半圓形的中央。觀眾一舉起眼就可以看到舞台外邊的海，和與天相接的藍蔚海水。舞台是佈置得五光十色；歌隊也是打扮得很藝術，來回唱着莊嚴的史詩；演員都穿起高底鞋，戴着各種各色的面具，在悠揚的音樂中，把古希臘英雄的事蹟表演給觀眾看，使得悲劇

成爲觀衆的最大娛樂。

但希臘悲劇的形式到愛斯古里斯 (Aeschylus) 和蘇福克里斯 (Sophocles) 而臻完成。前者介紹了第二個演員進去，後者介紹了第三個演員進去。這三個演員可以輪流地飾許多人物，因而在舞台上可以有很生動的對話，同時也可演出一個曲折較多的故事。但在主題和宗教觀方面，愛斯古里斯使希臘悲劇達到了最高點。

愛斯古里斯在紀元前五二五年生於雅典城附近一個叫做愛略西斯 (Eleusis) 的地方。像所有的希臘人一樣，他小的時候受過嚴格的詩歌、音樂和體育的訓練。他參加過馬拉松 (Marathon) 的競技，而且因了他的勇武，他的像會刻在慶祝那次勝利的紀念碑上。他參加過希臘人反抗波斯侵略的戰爭——這戰爭的勝利使得希臘的民主和自由得以保全，而能產生出優美的希臘藝術和文學。在他還剛不到三十歲的時候，他曾參加過悲劇競賽，但只有在十五年以後，他纔得到成功，而成爲希臘一個公認的悲劇作家。在他晚年的時候，他因了某種不快的事故，離開了雅典而到西西利的宮庭去作爲一個賓客。關於他的死有一個傳說在希臘之間流行着，說是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一個巨鷹咬了一個烏龜，落在他頭上把他打死。因之他的死是由天降，而非一個普通人的死。

愛斯古里斯最主要的作品是兩個三部曲。第一個三部曲現存的只有一部：被束縛的普洛米修士（*Prometheus Bound*）。在這悲劇裏，跟一般的悲劇不同，他放進了一個偉大的主題——這主題後來一直影響到歐洲許多的詩人，如雪萊、拜倫、歌德等。依據希臘的神話，普洛米修士不過是一個小神仙。他欺騙了衆神的首領裘斯（*Zeus*），把世人所獻給裘斯的祭牲的最好的部份自己都吃了，而卻把骨頭和肥肉給裘斯。裘斯氣了，把他給予世人的火收了回來。但普洛米修士把火又從天上偷下來交給世人。作為懲罰，裘斯把他鎖在一個大石上，送一頭巨鷹每天來啄他的肝吃，而這肝每天晚上卻又完全生好。但在愛斯古里斯的劇裏，普洛米修士成了一個反抗暴力的英雄，人類的救主。裘斯收回了火，爲的是要把人類滅亡；而普洛米修士却把牠取回來，交給世人，同時還交給世人許多其他文明的技術，使世人得以不死。但他自己却因此而受難。這種殉道的精神和爲人類服務的意願，使愛斯古里斯的作品成爲最高尚的藝術製作，而非爲純娛樂性質的劇本。

愛斯古里斯的第二個三部曲現在都還存在。牠們包括亞格曼農王（*Agamemnon*），持奠酒的人（*Libation Bearers*），及命運之女神（*The Furies*）。這三個劇本是寫一個家庭世代互相謀殺的故事，代表希臘人一種傳統「罪與罰」的觀點。裘斯與普魯多（*Pilo*）相

愛產生了坦達魯斯 (Tantalus)，坦達魯斯的兒子貝洛甫 (Pelops) 生了亞杜斯 (Atreus) 和兌斯提 (Thyestes)。這家的罪孽就從這一代開始：兌斯提殺了亞杜斯的妻，亞杜斯就把兌斯提的兒子殺掉，用他們的肉給他們的父親吃了，作為報復。亞杜斯的兒子亞格曼農，去遠征特洛伊 (Troy) 城時，爲了要祭風以便利航程，便犧牲了自己的女兒伊美真妮 (Iphigenia)。待他得勝回到家來時，他的妻子克萊屯納斯塔 (Clytemnestra) 爲了報復女兒被殺的仇，又謀殺了他。後來他的兒子奧勒斯提 (Orestes) 爲他父親報仇，又殺了克萊屯納斯塔。奧勒斯提本身則被口噴着火花，頭頂着毒蛇作為頭髮的三個命運之女神（在希臘人心中，她們是法律和正義的人身化）所追迫。奧勒斯提無處藏躲，不得已求救於西雅典的最高法院 (Areopagus)。光明之神亞波羅 (Apollo) 出來爲他辯護。十二個法官共投票決定這件案子，結果贊成原有和判罪的票數各相等。最后智慧之女神亞得娜 (Athena) 爲奧勒斯提投了一票，使他得到自由，因爲他認爲他所受的苦已足夠贖他的罪。所以愛斯古里斯在這個三部曲裏的最后結論是「慈悲」和「光明」。

從這兩個三部曲看來，我們知道愛斯古里斯是一個人類的熱愛者。他的正義感很強，他的是非觀很濃。在他悲劇中他不僅使人「憐憫」和「恐懼」，還使人作光明的希望。原

來作爲祀神附屬品的希臘悲劇，到這兒達到了牠最崇高的境地。希臘的宗教到這兒也達到了牠的頂點：愛斯古里斯幾乎建立起了一個以裘斯爲主腦的一神宇宙觀。在他以後，宗教的情緒漸漸衰落，而代替了牠的是新興封建制度的『道學』（Rationalism）。

附亞格曼農王故事大意

在這劇本開始的時候，一切都顯得很順利。在宮殿屋頂上的那個守望人，在第十個年頭的守望的時候，看到了表明特洛伊陷落和亞格曼農快要回朝的烽火。他便快樂地向這家報告這件事，久等不到而被歡迎的消息；不過，就在高興之中，他還透露了一個疑懼的語句，暗示着某種東西在後面。這東西他說不出一個名兒，但牠可能使這次勝利變成失望。這時一羣亞各斯老人組成的歌隊進場；押着一個莊嚴進行曲的節奏，他們一邊走，一邊吟誦。他們唱着如何在十年以前，亞格曼農和孟納勞斯，依從客人和主人的保護神裘斯的吩咐，帶領一支希臘的大軍，去奪回孟納勞斯的妻海倫——她是被巴里背信地偷去的。於是，這歌隊中的老人各就各位，開始了他們有節奏的舞蹈，同時以鼓舞的，既敘述而又抒情的頌歌，他們唱起（也可以說用一串生動的形象，在一個隱得有陰森的凶兆的夜裏閃爍得像電

光似的，他們呈現出）這事蹟。這故事把這大軍的出動覆上一層陰影——女神亞得米斯的情怒使這艦隊在奧里斯開行不了，結果伊芙真妮不得不被獻祭與她。於是一副生動的情景伴着詩，音樂和手式出現：父親的心的掙扎，他的將官的堅持，他女兒的眼光，和最后不可避免的結局。在這整個的情景中，響着一個疊句——牠是命運的喪鐘，同時也是這劇的主旨：

「哭呵，對死神哭，但願福星高照。」

在這短歌後克萊屯納斯塔進場。她正式對歌隊宣布特洛伊的失陷，描述烽火如何一炬傳着一炬地亮過來，甚至於還想像出那座死城裏的情景。她退場後，歌隊又歌舞起來，同時還敘述特洛伊的失守所給予人的教訓，和暴亂及欺詐的果報是如何降臨了巴里和他的家。於是一副生動的連環圖畫又在悲苦的夜裏現了出來——海倫帶着她宿命的美貌輕輕地走向她的末日，她的丈夫的痛苦之夜被愛的惡魔所侵擾，後來的戰爭的恐怖，在海外的屠殺，出征家屬的哭喪，以及後來出征者的尸灰的歸還。最後歌隊又重複提起橫霸所引起的惡報，便宣佈從特洛伊來的使者的到來。這使者作為遠征君主和軍隊的代言人，

描述着他們所受的苦痛和他們對於勝利的高興。克萊屯納斯塔虛偽地對他敘述着自從她的丈夫離開後是多麼地苦痛，和多麼高興地等待他的歸來。她說，他將會發現她在他遠離前的一樣，是家屋的一個忠實的看守人；她底忠誠可靠，她的聲名清白。接着便又是一段歌隊的歌，敘述巴里的行爲所帶給特洛伊的災亂，婚禮的頌歌變成了戰歌和死亡曲；同時，用了許多優美的比喻，把海倫的美貌和她所召來的詛咒作了一個對照；並且堅持地敘述着橫暴和驕傲會招致惡報。在這歌的末尾節奏變成了一個進行曲；歌隊歡迎勝利的君主亞格曼農的到來。在他後邊跟着的是一個帶有面紗，不作一語的女人。對這家宅的衆神致了敬意以後，這君主用誇張的字句，承認這歌隊的忠誠，可是暗示着有許多事情他須加以改良。於是克萊屯納斯塔接着進場。她很誇張地敘述她是如何焦心地等待他，和如何地對他的歸來而歡樂。之後她命令女奴們把藍色的錦繡鋪在路上，以適合於一個征服者的步走。亞格曼農初表示不願，終於遷就了她。在東方君主的那種豪華的氣氛中，他向宮殿內走去，他的威權越伸張得高，他的驕傲越鼓得大，報應之神就越向他緊逼。克萊屯納斯塔在她後面勝利地跟着，唱出謎語式的歌：「呵，忒斯，成熟之神，請來成熟我的這祈禱。」

她退下後歌隊便唱起一陣含有疑懼的歌。一件事將會發生——預兆已經是有。可

是什麼事呢？他們向黑夜摸索，沒有結果。同時靜靜地那位戴面紗的女人在等待。她是預言家卡桑迦特洛伊之王普里安的女兒亞格曼農把她帶回家來作為戰利品。克萊屯納斯塔又進場，催她走進屋子裏面去。她不作何表示，也不說話。這皇后的聲調於是從客氣而變為生氣，終而成為斥責。這女人還是不動，也不說話。克萊屯納斯塔很生氣地離了她，回進宮殿裏去。

忽然間卡桑加叫了起來，呼喚給她這作預言的本領的亞波羅。她所來到的這一家的陰森的歷史，以及牠過去和未來的悲愁，都像圖畫似地在她內心中映過去。以斷續的聲音和抒情的叫喊，她喚起了過去和未來的情景。血從宮殿裏流了出來；在裏面的一些房間內藏着的是命運之三女神；兌斯提的幾個被謀殺了的孩子在裏面的庭院中哀哭。在過去的這些幻象中，未來的幻象忽隱忽現，可以覺知，但無法避免：丈夫被妻子的謀殺。在這凶事的後面，最為可憐的是這個預言家的自知而又無可逃避的死。在卡桑加和歌隊之間又有一段恐懼和苦痛的對唱，一直到最後，緊張的情緒鬆懈了下來，卡桑加明白地宣佈君王的被謀殺，終於她對於快要到來的復仇者作了最后的控訴，便走進殿裏去接受她的死。——這時舞台空了起來。

忽然間從裏面有叫聲傳了出來。當歌隊正在疑懼時，謀殺已經是完成了。門已經大開。克萊屯納斯塔站在她犧牲者的尸身之上。一切假面具現在都脫去了。那位女謀殺犯勝利地承認了她的謀殺。她辯解她的行為，說是爲伊芙真妮復仇，而且還是但達魯斯這一家的咀咒的化身。

這時姦失愛及斯都第一次出場。他在幕後計劃了這整個謀殺案子。他是一個復仇者，因爲他是兒斯提的兒子——亞杜斯使他吃他親生兒子的肉。亞格曼農的被殺不過是這家祖傳的一長串罪過中之一環而已。表明了這罪與罰的定律以後，這曲戲便告一段落。

(依據 G. Loves Dickinson 的節略)

一九四三年于重慶柏溪。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守望人

城中老人所組成的歌隊

克萊屯納斯塔

亞格曼農

卡桑加

愛及斯都

景：在亞各斯●地方，亞格曼農王宮殿面前的一塊空地上。夜。在這宮殿屋頂上的一個守望人。

守望人 我要請上帝來解除我這守望，

我像一頭狗似地度夜已有一年時光，

在亞杜斯●兒子們的屋頂上支着肘觀望，

於是我認識了夜裏羣星的聚會——

那些帶給人間夏天與風暴雨狂，

羅列天空中的，閃耀着的帝王。

我知道了這些星星的升和降。

我現在等待着烽火的信息號，

這火焰將從特洛伊●帶來報告

牠底淪陷。這件工作是一個

血心腸的，有一副男人頭腦的女人交我辦好。
當我要在這潮露裏試作一會不可能的假寐，
我的夜卻不見夢兒來到：

因為伴我的是恐怖而非睡覺。

所以我不能閉起我的眼兒睡一宵，

當我對自己要唱或哼一支詞詞

來療治我的睡眠，每次我就要哀叫，

爲這一家的命運而泣而號：

牠已經不像以往，一切秩序都好，

可是願好運降臨，離開苦惱。

好消息已能從這夜半的烽火看得到。

（暫停。一道光現了出來，漸漸地增大——烽火的光。

啊！夜的火把，我向你敬禮，

你的光像白晝。在亞各斯的城裏

跳起種種的舞，慶祝和平。

我要喊亞格曼農的女

快走下床來，在這房子裏

快樂地高呼，對這火把回禮：

因為特洛伊城已經攻陷——

這就是那火焰招手的明白消息。

我將先跳起單人舞，

因為主人的運道也就是我的運氣——

這烽火既給了我幸運的這麼一擊。

願他——這一家之主——回到家來，

我將要把他的手緊緊握起，

無別話可講：所謂一頭巨牛

站到了我的舌上。